

三國志

十二

方伎傳第二十九 魏

書國志二十九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

一名專巨松之產其數年

能別尋他字元化其名宜為專也游學徐士

兼通數經陳註與

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

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為

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

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

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

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

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

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

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

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

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

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

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

須刺割者便飲其麻沸

魏志卷二十九

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

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

斷腸滿洗縫腹膏摩四五

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

一月之間即平復矣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

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

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

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

云在左於是為湯下之

果下男形即愈

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

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

曰試作熟食得汗則愈

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熟食

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

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

佗言 府吏

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

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

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 他曰尋外實延內實故
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 並起 鹽漬嚴昕與

數人共候他適至他謂昕 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
如常他曰君有急病見於 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
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 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 詣他視脉曰尚虛未得
復勿為勞事御內即死臨 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
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 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
病一如他言 督郵徐毅得病他往省之毅謂
他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 胃管訖便苦欬欲臥

魏志二九

不安他曰刺不得胃管誤 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

不救遂如他言 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

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 他他曰其母懷軀陽氣

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 故令不時愈他與四物

女宛丸十日即除 彭城夫人夜之廁蠱蝥其

手呻呼無賴他令溫湯近 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

袒旁人數為易湯湯令暖 之其旦即愈 軍吏

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 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

人舍有頃他偶至主人許 主人令他視平他謂平

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 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

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

佗行道見人

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地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生見佗北壁縣此地輩約以十數

又有一郡守

病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九

三監生盛世舉刊

而愈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

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創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廣陵太

守陳登得病膏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俟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

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

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佗別

傳曰有人病兩脚蹠不能行舉詣佗佗望見云已

針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脉便使解衣點背數十

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

灸針愈即行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出將軍

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將軍

以為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

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

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

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

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

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且

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許

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

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

難濟恒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

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及

太祖累書呼又勅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

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

斛寬假限日若具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

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含宥

傷寒九三補刊

魏志二十九

四一

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

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疝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佗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

萬曆十年補刊 魏志二十九

五

古尸生尸三月一十

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三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彊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自松之寤古語以義為去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戎差為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忽忽不忍從求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

服以致於死佗別傳曰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說中平曰數見華佗其治病手

脉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為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他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稱揀黃色犬一頭如馬二匹以繩繫木頭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斫或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地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錐橫貫其頭蛇在瘡中動搖良久頃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許能是也

但有眼處而死者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
人若頭眩頭不能舉目不能視積年使使志鮮久倒懸今項
去地一二寸雷布拭身躰令周而候視諸脈下以膏摩被覆
弟子數人以破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下以膏摩被覆
汗自出周而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
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月中作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
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他令滿數將
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顯顯高二二尺滿百灌他乃使然火
温沐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濕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
痛十餘日中醫看陷落他曰是脾半腐可割腹養治也使飲
藥令卧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
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 廣陵吳普彭城

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語普曰
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
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
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頸鷓顧引輓腰體動諸關

四卷之三十一

六

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
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
當導引躰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
著粉身躰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
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胃藏
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
寸巨闕胃藏針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
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
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
藏輕躰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屑

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

他列傳曰青黏者名也

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附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作化以為佳輒語阿阿又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疆盛怪之遂責阿所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 文帝典論論卻儉寺事曰穎川卻儉能辟穀餌伏苓日後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即安平李暉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然至預命後始來眾人無不鳴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親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後問受闕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常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喜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桀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惟一人哉東阿王作辯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惠陽城有卻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麩究以欺眾行妖隱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天子及余兄弟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截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常試卻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寢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飢饉焉左慈善脩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頰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權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田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罽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而國兒生辟皆出脾欲其食少而弩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鱗游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藥大之徒也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為雅樂郎中平五年疾

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琦
令與孟暉為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暉諫
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
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暉為
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暉善鍾律聰
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
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
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暉總統研精
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
代古樂皆自暉始也黃初中為太樂令恊律都尉

漢鑄鍾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
為時貴人見知暉令玉鑄銅鍾其聲鈞清濁多不
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暉清濁任意頗拒捍
夔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鍾雜錯更試
然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為
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暉與左願等於賓客
之中吹笙鼓琴暉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悅後因他
事繫暉使願等就學暉自謂所習者雅仕官有本
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桑穆
各至太樂丞下邳陳頑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

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仔正莫及歟時有共

巧思絕世傳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

自知其為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馬可以言知乎為博士

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

者五十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成陰陽之無

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先生為給

事中與常侍高堂降駟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

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

夫何遠之有二子西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

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虛乎

空言不如此一易也於是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

矣居南都而灌地可以為園意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

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

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

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

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馬設為女樂舞象至令

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立出入自

魏志二十九 九

在百官行署春磨關鷄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

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慮發石

車敵人之於樓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

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瓠甕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

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西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

時有共

馬鈞

不

以

綜

無

給

車

之

耳

而

模

之

器

之

思

耳

而

不

以

綜

無

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已智任天下
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難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
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夫天其不比皆是因不用之是不
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
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為衡石廢衡石而不用
比美于所以見誣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
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
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無名之樸乎後
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
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
平子雖為侍中馬先生雖緒事省中俱不與工官巧無益於
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
鄉侯者曹爽也
武安使者曹爽也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
太祖為魏公聞之召為郎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
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已年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
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
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為州牧而當有厄厄若
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據曰君六十二
位為當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
旁人不可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
於兵宜善防之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
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
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
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阿鶩耳何意
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事今欲嫁阿鶩使得

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
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
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為兗州刺
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
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旬轉
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
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過
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為
侍中直省內欵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
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

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賜死
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
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
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並以為不愈肅夫人問以
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
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
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
將來馬馬惡衣香驚鬻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
建平黃初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為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

八月二日，曲丘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為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之祥，是非蛇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瓦墮地，化為雉，又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許鄉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

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寃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糜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偏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為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狗，拘其占何也？宣荅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各死，狗何也？宣曰：君欲隨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

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
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
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
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
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
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
狗既車轆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
之敘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矣其
餘效故不次列明帝末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兒粗醜無威儀而嗜酒

萬曆十五年補刊

魏志二十九

一三二

管輅字公明

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

輅別傳曰輅年

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常云家雞野鷄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隣比兒共戲土壤中輒盡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者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人異之才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已不讎愛已不褻每欲以德報怨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為灑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上晚亦服焉父為瑯邪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于時輅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琅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林度聞輅一覺之備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上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安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邪子春曰

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書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
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余木水火土鬼神之情
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
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
士互共攻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容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
酒食不行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
司馬太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推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
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父

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璧疾使輅筮

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

毋當叔毋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

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

自訴於天於是思涕泣服罪輅別傳曰利漕民郭恩字

又能仰觀輅執義博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言難喻師於

此分善下卦用想精妙占巽上諸生疾病死亡滄富喪衰初

無差錯皆大不驚怪謂之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二十日中

通夜不眠語義博君但相語虛落處所耳至於推運會論災

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

義博每聽輅語未嘗不推枕慷慨自言登聞君至論之時忘

我篤疾明闇之不相逮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請輅具告

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璧疾不知何故試相為作卦知其

所由若有君決者天道救人當為吾祈福於神明勿有所愛

兄弟俱行比為更生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留宿至

中夜語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義博悲涕沾衣曰皇

漢之未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禮也兄弟璧來

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子廣平劉奉林
孫且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汝也

婦病困已買棺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

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

動一如輅言輅別傳曰鮑子春為列人令有明思才理與

輅相見日聞君為劉奉林卜婦死亡日何其

詳妙試為論其意義輅論爻象之上日說變化之義若規圓矩
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言少好譚易又喜分著可謂盲者欲

視白黑聾者欲聽清濁苦而無功也輅往見安平太守王

聽君語後自視體中真為憤憤者也輅

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

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地術筆小大共視

須臾去之也又鳥來入室中與鷲共鬪鷲死鳥去

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官舍久遠魍

魅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

妖將其入竈也大地術筆直老書佐耳鳥與鷲鬪

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

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患輅別傳曰基與輅共論

語輅言俱相聞善十定共瀆論君一時異才當上竹帛也輅

為基出卦知其無咎因謂基曰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鳴殷之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九 十五 監年壬子芳州

階庭非木所生而野鳥一鷲武丁為高宗桑穀暫生太戊以

輿焉知三事不為吉祥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太勿以知

神奸汗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

輅曰君此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

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

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胃腹故心中縣痛不得

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

徙骸骨家中皆愈輅別傳曰王基即遣信都令遷掘其

子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時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

及徙骸骨去城一十里埋之無復疾病基曰吾少好讀易玩

之以久不謂神明之數其妙如此便從輅學易推論天文輅

每開變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嘗不纖微委曲盡其精神基

曰始聞君言如何可得終以皆亂此自天授非人力也於是

藏周易絕思慮不復學卜筮之事輅鄉里乃太原閭輅君徙

者為王府君論怪六老書佐為地老鈴下為鳥此本皆人何
他之機賤乎為見於爻象出君意乎輅言尚非性與天道何
由肯交象而任宵心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
無有常體或大為小或小為大固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
之道也是以夏鯨天子之父捕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鯨為黃
龍如意為蒼狗斯亦至專之位而為黠喙之類也况蚺者協
辰巳之位鳥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清何王
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為蚺鳥不亦過乎清何王

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

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

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居懷中殷殷有聲內神

不安解衣仿佯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

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項之經為

江夏太守輅別傳曰經欲使輅卜而有疑難之言輅笑而

嘉清之末年一魏志二十九監先盛世皇朝

有言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義伏機作八卦周文王

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

免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豈直數千錢哉以此推之

急務也苟道之明聖賢不讓况吾小人敢以為難彥緯歛手

謝輅前言戲之耳於是輅為作卦其言皆驗經每論輅各又

以為得龍雲之精能養和通幽者非徒合會之才也車又

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

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

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

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齧怖

輅別傳曰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

又不解音律恐難為師也輅為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
呂為象鳥之商六甲為時日之端反覆讀曲出入無窮義博
靜然沈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義博吉才不出位難以追徵
於此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閤屋上
遂止

其聲甚急輅曰鵠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

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

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

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婿輅別傳曰勃海劉長仁有辯才初雖聞輅詭說鳥鳴後每見難

輅曰大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音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為語亂神明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明其賦也咯

谷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

浮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官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

鴉並退伯姬將焚鳥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

鳥夾日殃在制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

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末之人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

祖以功受封尊盧聰音著在春秋斯皆典謨之實非

聖賢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也文王受命冊

鳥御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祚何賤之有乎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九 監生盛世阜刊

大鳴鳥之聰精在鵠火妙在八神自非斯倫猶子路之

於死生也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敢之信須

吏有鳴鵠之類 輅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

長仁乃服 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

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

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

則長子之候也木落於申斗建甲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

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為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為

虎虎為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雉雉飛來登直內鈴柱頭直

大以不安令輅作

為渤海太守輅

王弘直亦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恋乃可爾
手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為異若夫列宿不守衆神亂行
八風橫起怒氣電飛山崩石飛樹大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
天鳥獸戴竄兆民駭譙於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
災異刻期日然後知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
神思遐幽靈風可懼

往祖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蠶窠輅蠶者

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

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

縣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蠶窠也第二

物穀鯨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蠶

竈也舉坐驚喜輅別傳曰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

厚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譚之客知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
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者作之源又知五

魏志二九

十八 監生盛世臯刊

帝三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徵占遂聞張戰地示以不匿藏
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衄自言吾觀卿旌旗城
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
雨集然後登城耀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
王如翻如翰其美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
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抗趙辛
項羽之塞難水無以尚之于時客皆欲而縛銜璧求束手於
軍鼓之下輅猶揔干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
有腹心始終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
有清才在衆人中言本聞卿作狗何意為龍輅言潛陽未變
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平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何
期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既皆中景春大笑卿為我論此封意
紆我心懷輅為開交散理分賦形象言徵辭合妙不可過景
春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景春與輅別
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
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夾不可不慎持卿散
才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輅族兄
才不可盡吾欲特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

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一客會客去後輅謂

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

起雙魂無宅輅別傳曰輅又曰厚不腊毒天流魂于

海骨歸于家少許時常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

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當此

之時輅之鄰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河太守華

表召輅為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

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

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數

留精九臯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徽於是

辟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喜友之徙部鉅鹿遷治

嘉靖九年補刊

魏志二九

一九

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其載至武城西自封吉

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者乃顯前到河西

故城角正見三狸共出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舉

秀才輅別傳曰輅為華清河所召為北實文學一時

有管鮑之分故時死人半來就郡蠻上與輅相見言

翔吳蒼云何在此聞鄉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表使

君才理清明能釋玄虛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精

於嚴瞿之徒也又春吾志重能相明信者今當故往為卿

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非四淵之龍安能使白日昏陰

卿若能動東風與朝雲吾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

之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二驥驪拘繫後廢歷年去王良伯

樂百八十里不得聘天骨起風塵以此憔悴耳生

言騏驎今何在也孔唯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在

六雜性寬大與世無心可謂土推仰觀天文則

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季主游步道術開神
無窮可為士英抱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為清河郡所能
攻黷文學可為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臯垂神幽藪
欲令明不獨治逸才不又滯高風遐披莫不草靡宜使輅
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翼宣隆化揚聲九國也
裴使君聞言則悅憐曰何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與才可
釋人鬱悶者思還京師得共論遵耳况草間自有清妙之才
乎如此便相為取之莫使騏驥更為凡馬荆山反成凡石即
檄召輅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
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轉論經鹿
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別駕至十月舉為秀才輅辭裴
使君使君言丁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不精也何尚
書神明精敏言皆巧妙巧妙之志殆破秋豪君當慎之自言
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共理也輅言何若
巧妙以攻難之才雖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
推陰陽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覽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收
老莊而參爻象愛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
豪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以
輅去之後歲朝當有時刑大風風必摧破
樹木若發於乾者必有夫威不足共清譚者
魏志二九
十一月二十八

日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晏謂輅曰聞
君著爻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
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
意故輅曰夫飛鴉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
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
華宜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
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
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
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良此天中之
山臣松之案相書謂鼻之所在為天高而不危所以長守

貴今青蠅臭

可不思害盈之

雷在天上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
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
六爻之旨下思尼父豕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
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

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別傳曰

輅為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
陰陽此世無雙時卿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
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
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頷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
請輅為卦輅既稱引鑒誠晏謝之曰知機其神乎古
人以為難交疏而吐其誠令人以為難君今一面而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九

王一監生盛世阜斤

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輅還邑舍具以此言
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

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

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乃服輅別傳曰舅夏
大夫問輅前見

何鄧之日為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
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未精之妙夫鄧之行步

則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
躁何之視候則鬼不守宅血不單色精爽煙浮容若

搞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
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輅後因得休裴使君問何

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益盜之水所
見者清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幸弗能成才欲

以盆盜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
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偽華則直

浮偽則神虎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
干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吾數

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歎習皆歸服之焉蓋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

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

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

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

輅曰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文明何憂

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曹爽等誅乃覺寤云輅別傳曰魏郡

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自以為為難之至精也輅尋聲投響

言無留滯分張爻象義皆殊妙輅即謝輅輅不知毓生日

月毓愕然曰聖人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聰明乃爾輅言

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悠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以

為憂仲尼杖不以為懼緒煩著筮宜盡其意毓曰生者好事

死者惡事哀樂之分吾所不能齊且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苞

為鄴典農輅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

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九 二十三 監生盛世臯刊

可逃況以七尺之形治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

迹術足數成不足為難荀曰欲聞其妙若且善論其數也輅

言夫物不精不為神數不妙不為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

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

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細

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躰以驗

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照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

-5 65 35 925" data-label="Text">

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

今逃日月者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况於

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有徵是以社伯

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

頭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蕪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荀曰目見

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

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溼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

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親義見數不以為異

知術不以為奇夙夜研機孳孳溫故而素隱行怪未暇斯

務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筮輅曰

也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筮輅曰

內方外貞五色成文含寶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

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
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
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汗染丘山
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

願安百祿以光休寵

輅別傳曰故郡將劉邠字令元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

見意甚喜歡自說注易向訖也輅言今明府欲勞不世之神經緯大道誠富美之秋然輅以為注易之急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於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自旦至今聽探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為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無首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乾之象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別位也邠依易繫詞諸為之理以為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析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

高序十一卷升 魏三二九

二三 易文 八百三

無神恐非注意之符也輅於此為論八卦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論開廓眾化相連邠所解者皆以為妙所不解者皆以為神自說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載靡寧定相得至論此才不及易不愛又勞喜承推言如此相為高枕偃息矣欲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府以虛神於注易亦宜聽絕於靈著靈著者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用之於術則收天下毫纖纖微未可以為易也邠曰以為術者易之近數欲求其端耳若如來論何事於斯留輅五日不違恤官但共清譚邠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極老莊之道至於精神遊流與化周旋清若金水鬱若山林非君侶也邠又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變怪多形使人怖恐君似當達此數者其理何由也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貞多聚凶新以類相求魍魎成群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汗染丘岳疆魂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怪形也昔夏禹文明不怪於黃龍周武信時不惑於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懼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光休寵也邠曰聽雅論為近其理每有變怪輅聞鼓角聲音或見了劍形象夫以上山之精伯有之魂實能合今干犯明靈也邠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為不也

輅曰不同之名朝且為輝日中為光晉諸公讚曰亦本名炎犯晉太子諱改為邠位至太子僕子粹字純嘏侍中次宏字終嘏太常次漢字仲嘏光祿大夫漢清冲有貴識名亞乘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耿晉陵內史耽子恢字真長尹州陽為中興名士也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管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瓜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物先說鷄子後道螽蟪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為枇耳輅別傳曰清河令徐季龍字開明有才機與輅相見共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以為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王若以參星為虎則谷風更為寒霜之風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為陰幽靈上通和氣感嘉清已未年

魏志二十九

二十四 監生 盛世阜刊

神二物相扶故能與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微應以相感也况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為疑季龍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剽景雲而馳東風輅言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土引太陽之火不引大陰之水噓吸之間煙景以集苟精氣相感縣象應乎二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季龍言世有軍事則感鷄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占惟在雞雉而已輅言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雞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神故太白揚揮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極季龍言魯昭公八年有石言於晉師曠以為作事不時怨譴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理為合不輅言晉平魯秦崇飾宮室斬伐林木殘破金石民力既盡怨及山澤神精人感二精並作金石同氣則兌為口舌口舌之妖動子靈石傳曰輅百姓飾城廓則金不從革此之謂也季

能致嘉留輅經數日輅占獵既驗季龍曰君雖神妙但不多
藏物耳何能皆得之輅言吾與天地矣神若龜通靈抱日月
而存者其極變化而覽未然况茲近物能蔽聰明季龍大天
君既不謙又念窮在近矣輅言君尚未識謙言焉能論商夫
天地者則乾坤之卦著龜者則卜筮之數日月者則卦之象
變化者陰陽之文者真者神化之源未然者則幽真之先此
皆周易之紀綱何僕之不謙季龍於是取十三種物欲以窮
之輅射之皆中季龍乃歎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豈此
之謂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

不樂人間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誅雖美無
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尾朱雀悲哭四
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
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
當雨是日陽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

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於是倪盛
脩主人禮共為歡樂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
以為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子直滌旱星中已有
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又夫昨撥召五星
宣布星符刺下東片告命南箕使乃雷公電父風伯雨師羣
岳吐陰衆川敷精雲漢垂澤蛟龍令靈煜燁宋電吐咀杳真
殷殷雷聲虛吸雨雲習習谷風六人皆同效唾之問品物流
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為難也倪曰諱高信冥相為憂
之於是便留輅往請前承及清河令若夜雨者當為啖二百
斤擅肉若不雨當作十日輅曰言人心費損至口向暮了無雲

氣衆八並垂然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聞問又有陰鳥和
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頃果有良風鳴鳥日
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月
皆沒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調輅言誤中耳不為
補也輅曰誤中與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
天期不亦二乎

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

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
女稼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
拾遺抱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
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
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
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
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略無
錯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輅別傳曰既有明才遭朱陽之運于時名勢赫奕若火猛風疾當塗之士莫不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皆為設食賓無貴賤候之以禮京城紛紛非徒輅其名壽而已然亦懷其德焉向不天命輅之榮華非世所測也弟辰嘗欲從輅學也

輅即觀學輅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詩論足為三公無用知之也於是遂止

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敘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為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即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沒之際好奇不哀喪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言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錄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裴

異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頰川兄弟以輅稟受天才明陰陽之道吉凶之精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為難常歸服之輅自言與此五君共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寢矣又自言當世無所願欲得與魯梓慎鄭

裨竈晉十偃宋子韋楚甘公魏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連嚆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辰不以閭淺得因孔懷之親數與輅有所諮論至於辯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直拙而不功也若敷皇義之典揚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

三渡口滿聲溢微言風集若仰眺飛鴻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深溪杳杳兮精絕偏以攻難而失其幽物欲受學求道尋以迷昏無不扼腕椎指追響長歎也昔京豆少雖善小及風律之占卒不免禍而輅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京房目

見邁諫之黨耳聽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道路紛紜略屬
魏晉之際藏智以朴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謂知
機相讓也京房上不能用卒臨大刑可謂枯龜之餘智膏
文洪範利國利身困不能用卒臨大刑可謂枯龜之餘智膏
於仰察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
廿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速東方朔不超也若夫
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許負唐舉不超也若夫
氣而探微候聽鳥鳴而識神機亦一代之奇也向使輅官達
為宰相大臣膏腴流於明世華曜列乎竹帛使幽驗皆舉祕
言不遺千載之後有道者必信而貴之無道者必疑而怪之
信者以妙過真夫妙與神合者得神則無所惑也恨輅才長
命短道貴時賤親賢遐濟不宣於良史而為鄙第所見追迷
既自闇濁又從來女遠所載上占事雖不識本卦掃拾殘餘
十得二鳥至於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及五運浮沉兵革災
異十不收一魚源何以成河無根何以垂榮雖秋菊可採不
反春英臨文慨伏用哀慙將來君子幸以高明求其義焉
往孟荆州為列人典農常問亡兄昔東方朔射覆得何正
知守宮蜥蜴二物者亡兄於此為安卦生象辭喻交錯微義
豪起變化相推會於辰巳分別龍蛇各使有理言絕之孟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九

二十三 監生盛世手刊

荆州長歎息曰吾聞君論精神騰躍殆欲飛散何其汪汪乃
至於斯邪臣松之案辰所稱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寔也辰
撰輅傳寔時為太常潁川則寔弟智也寔智並以儒學為名
無能言之世語稱寔博辯猶不足以並裴何之流也又案輅
自說云本命在寅則建安十五年生也至正始九年應三十
九而傳云三十六以正元三年卒應四十七傳云四十八皆
為不相應也近有閻續伯者名續該微通物有良史風為天
下補遺遺脫敢以所聞列于篇左皆從受之於大人先哲足
以取信者莫免虛誣之譏云尔嘗受辰傳所謂劉太常者曰
輅始見聞由於鄰婦亡牛云當在西面窮牆中縣頭上
向教婦人令視諸丘冢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為藏已牛告官
索驗乃知以術知故裴冀州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夫妻者
輅為卜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鬪具如
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笑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
劉侯云甚多此類辰所載總十一二耳劉侯云辰孝庶才也
中書令史紀玄龍輅卿里人云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
牛故車必引留為設賓上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
夫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為圖已上人羅入生尸把
出門倚新積開側立假寐歛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欲

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力斫正斷腰視之則無自此主人
不復有災前長廣太守陳承祐口受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
昔其父爲清河太守時召輅作吏駿與少小後以鄉里遂加
恩意常與同載周旋具知其事云諸要驗三倍於傳辰既短
才又年縣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詳辰仕宦至州立簿部從
事太康之初物故駿又云輅卜亦不悉中十得七八駿問其
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故使爾華城
門夫人者魏故司空承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不差華家時
居西城下南經里中三廐在其東南輅卜當有師從東方來
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有南征廐駒當充甲
卒來詣盧公占能治女即公即表請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
氏療疾初用散藥後復用丸治尋有效即奏除駒名以補太
醫又云隨輅父在利漕時有治下屯民捕鹿者其晨行還見
毛血人取鹿處來詣廐告輅輅爲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
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伺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確
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
者父病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卜輅爲筮崇盜者具服
輅令擔皮肉藏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廐主往取又語
使復往如前舉椽棄瓦盜父亦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
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
嘉靖九年補刊

魏志二十九

二十八

當得之暮果
獲於故處矣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
之相夢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
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
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魏書

國志三十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獫狁孔熾久矣其爲中國患也秦漢以來匈奴久爲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邛笮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爲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於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厨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丸鮮卑稍更彊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

萬曆五年刊

魏志三

一

黃幹三百十七

外討故得擅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又逃于蹋頓蹋頓又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控百蠻太祖潛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狄懾服威振朔土遂引烏丸之衆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御群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圍畢軌有陘北之敗青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劔客刺之然

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強者遠遁弱者請服由是邊壤

安漢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烏丸鮮卑即

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撰漢記者已錄而載之矣故

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

魏書曰烏丸者東胡人也漢初匈奴

昌頊其國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為號焉俗善騎射遁水草

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宅皆東向日戈獵禽獸食肉

飲酪以毛毳為衣貴少賤老其性悍驚怒則殺父兄而終不

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以已為種無復報者故也常推

募勇健能理決鬪訟相侵犯者為大人邑落各有小帥不

世繼也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為信邑

落傳行無文字而部衆莫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

名字為姓大人已下各自畜牧治產不相徭役其嫁娶皆

先私通畧將女去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人送馬牛羊以

為聘娶之禮婿隨妻歸見妻家無尊卑且起皆拜而不自

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後一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

一出妻家故其俗從婦人計至戰鬪時乃自決之父子男

嘉清己未年

魏志三

一監生盛世昇刊

女相對蹲踞悉髡頭以為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為

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冠步搖也父兄死妻後毋

執嫂若無執嫂者則已子以親之次妻伯叔焉死則歸其

故夫俗識鳥獸孕乳時以四節耕種常用布穀鳴為候地

宜青稔東牆似蓬草實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

知作麴釀米常仰中國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鍍金鐵為兵

器能刺常作文繡織履氈毳有病知以艾炙或燒石自熨

燒地卧上或隨痛病處以刀决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

神無錢藥貴兵死斂屍有棺始死則哭葬則歌舞相送肥

養犬以采繩嬰牽并取亡者所乘馬衣物生時服飾皆務

以送之特屬累人使護死者神靈歸乎赤山赤山在遼東

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以死之鬼神歸赤山也至葬日從

聚親舊只坐牽大馬歷位或敬哭者擲肉與之使二人口

誦呪又使死者奄神經至歷險阻勿令橫鬼遮護達其赤

山然後殺大馬衣物燒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

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畢皆燒之飲食必

先報相報不止詣大人卑之有罪者出牛羊以贖死命乃

止自殺其父兄無罪其亡叛為大人所捕者諸邑落皆

系使至雍任地

山有沙漠流水草木多叟地在下

令之

丙南烏孫之東北以窮困之自其尤為匈奴所破之後人衆
孤弱為匈奴臣服常歲輸牛馬羊裘時不具輒虜其妻子至
匈奴壹衍鞬單于時烏丸轉彊獲捕匈奴單于家將以報冒
領所破之耻壹衍鞬單于大怒發二萬騎以擊烏丸大將軍
霍光聞之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三萬騎出遼東追擊匈奴
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烏丸新被匈奴兵乘其衰弊遂進
擊烏丸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後數復犯塞明友輒征
破之至王莽末並與匈奴為寇光武定天下遣伏波將軍馬
援將三千騎從五原關出塞征之無利而殺馬千餘匹烏丸
遂盛鈔擊匈奴匈奴轉徙千里漠南地空建武二十五年烏
丸大人郝且等九千餘人率眾詣關封其渠帥為侯王者八
十餘人使君塞內布列遼東屬國遼西石北平漁陽廣陽上
谷代郡鴈門太原朔方諸郡界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置校尉
以領護之遂為漢偵備擊匈奴鮮卑至永平中漁陽烏丸大
人欽志貴帥種人叛鮮卑還為寇害遼東太守祭彤募殺志
貴遂破其眾至安帝時漁陽右北平鴈門烏丸率眾王無何
等復與鮮卑匈奴合鈔略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大司馬
何憲行車騎將軍左右羽林五營士發緣邊七郡黎陽營兵
合二萬人擊之匈奴降鮮卑烏丸各還塞外是後烏丸稍復
親附拜其大人戎末鹿為都尉至順帝時戎末鹿率將王侯

出歸去延等從烏丸校尉耿种出塞擊
鮮卑有功遷皆拜為奉車王賜東帛

四卷三十一

三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眾五千餘落上谷烏
丸大人難樓眾九千餘落各相王而遼東屬國烏
丸大人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主右北平烏丸
大人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督主皆有計策勇
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眾中自號彌天安
定王為三郡烏丸元帥寇畧青徐幽冀四州殺畧
吏民靈帝末以劉虞為幽州牧募胡斬純首北州
乃定後丘立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武畧代
立摠攝三王部眾皆從其教令袁紹與公孫瓚

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之

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為單于

英雄記曰紹遣使即拜烏丸三王為單于昔安車華蓋羽纓黃屋左纛轅文曰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冀州牧阮鄉

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率眾王領下烏丸遼西率眾王蹋頓

右北平率眾王汗盧維乃祖慕義遷善於塞內附北悍獫狁

東拒藏貊世守北陲為百姓保軀趾時受紀王略命將徂征

厥罪率不旋時悔愆變改方之外夷長久總惠者也始有千

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勲力於國家稍受

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侮

天慢主是以四海之內並執干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裔上

忿姦憂國感茲與漢兵為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

兕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無聞夫有勲不賞俾勤者

怠今遣行謁者楊材賡于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綴諄

部落教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惡世後爾祀位長為百蠻長厥

有咎有不感者泯於爾祿而表於乃庸可不勉乎烏桓單于

都護部眾左右單于後樓班大峭王率其部眾奉樓班

受其節度作如故事

為單于蹋頓為王然蹋頓多畫計策廣陽閻柔少

沒烏丸鮮卑守為其種所歸信柔乃因鮮平眾殺

烏丸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尉以安北邊後袁尚

敗奔蹋頓憑其勢復圖冀州會太祖平河北柔帥

廣寧如舊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潛

軍詭道未至百餘里虜乃覺尚與蹋頓將眾逆戰

於凡城兵馬甚盛太祖登高望虜陣柳軍未進觀

其小動乃擊破其眾臨陣斬蹋頓首死者被野速

附丸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送其首其

首

首

首

首

餘遺進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

徙其族居中國帥從其侯王大人種衆與征伐由

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魏略曰景初元年秋遣幽州刺史尹立儉率衆軍討遼東

石北平烏丸單于怨婁敦遠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前漢昔隨袁晁奔遼西併儉軍至率衆五千餘人降婁敦遺弟阿

羅獎等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三千餘為王賜輿馬繪采各有差

鮮卑

魏書曰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丸同其地東接遼東西當西城常以

季春大會作樂水上嫁女寧婦縣頭飲宴其獸異於中國者野馬野羊端牛端牛角為以世謂之角端者也又有貂豹驪

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為名裘鮮卑負為肩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不與餘國爭衛未有名通於漢而由白與烏丸相接

至光武時南北單于更相攻伐匈奴損耗而鮮卑遂盛建武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率種人詣闕朝貢封於仇賁為王

永平中祭彤為遼東太守誘賂鮮卑使斬叛烏丸欽志賁等首於是鮮卑自徵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

萬曆十年刊一 卷之三十一 五

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五千萬以為常和帝時鮮卑大都護使尉廆帥辭衆從烏丸九校尉在常擊叛者封校尉廆為率衆

王殤帝延平中鮮卑乃東入塞殺遼陽太守張顯安帝時鮮卑大人燕荔陽入朝漢賜鮮卑王印綬赤車參馬止烏丸校

尉所治塞下通胡市築南北兩部質官受邑落質者二十部是後或反或降或與匈奴烏丸相攻擊安帝未發緣邊步騎

二萬餘人屯列衝要後鮮卑入九千騎穿代郡及馬城塞人害長史漢遣度遼將軍鄧遵中郎將馬續出塞追破之鮮卑

大人烏倫其至鞬等七十餘人詣遵降封烏倫為王其至鞬為侯賜采帛遵去後其至鞬復反圍烏丸九校尉於馬城度遼

將軍取慈及幽州刺史救解之其至鞬遂盛控弦數萬騎數遣入塞越五原寧朔收匈奴南單于殺左奧鞬日逐王順帝

時復入塞殺代郡太守漢遣黎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督帥令教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

却之後烏丸九校尉耿曄將率衆王出塞擊鮮卑多斬首虜於是鮮卑三萬餘落詣遼東降匈奴及比單于遁逃後餘種十

餘萬落詣遼東雜處皆自號鮮卑丘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愛言嘗書行問雷震仰天視而雷入其口因而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大長之投鹿侯固不信妻乃語家令收養焉號檀石槐長大

勇健智略絕衆年十四五異部大人十貴邑鈔取其外家半
羊檀石槐策騎追擊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由是部落畏服
施法禁曲直莫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既立乃為庭
於高柳北三百餘里彈汗山啜仇水上東西部大人皆歸焉
兵馬甚盛南鈔漢邊北拒丁令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
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罔羅山川水澤鹽
池甚廣漢患之桓帝時使匈奴中郎將張奐征之不克乃便
遣使者齎印綬即封檀石相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拒不肯
受寇鈔落甚乃分其地為中東西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
遼接夫餘貂為東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彌加闕機素利槐
頭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十餘邑其大人曰柯最闕
居慕容等為大帥從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烏孫為西部二
十餘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為大帥
而制屬檀石槐至靈帝時大鈔略幽并二州綠邊諸郡無歲
不被其毒喜平六年遣謹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單中郎將田
晏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鴈門塞三道並進徑二千
餘里征之檀石槐帥部衆逆擊旻等敗走兵馬還者什一而
已鮮卑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後檀石槐乃案行烏侯
秦水廣袤數百里亭不流中有魚而不能得聞汗人善捕魚
於是檀石槐東擊汗國得千餘家徒置烏侯秦水上使捕魚

漢曆十年補刊

魏志之三十一

三十一

以助糧至千今烏侯秦水上有汗人數百戶檀石相年四十
五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材力不及父而貪貪淫斷法不平衆叛
者半靈帝末年數為寇鈔攻北地北地地庶之善弩射者射中
和連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小兄子魁頭代立魁頭既立後騫
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代立自檀石槐
死後諸大人遂世相襲也

立衆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為大人

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丸

校尉閻柔上貢獻後代郡烏丸能臣氏等叛求屬

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氏等議以

為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軻比

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

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

能自以殺歸泥父特又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文帝踐阼田豫爲烏丸校尉持節并誘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爲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他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是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彊盛明帝即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畧吏民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如故步度根爲比能所殺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敎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部衆擬則中國出入戈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爲

退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太祖西征關中田銀反
河間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
反比能復助為寇害太祖以鄆陵侯彰為驍騎將
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
比能遣使獻馬文帝亦立比能為附義王黃初二
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
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
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
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
爭鬪更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

萬曆五年刊

魏志三

八

一

三百九

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倚其後比能使別小帥
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由是懷貳乃與輔國將
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
於天子我與素利為讎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
素利我臨陣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
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
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
水草况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
書以聞帝帝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眾遂彊盛控
弦十餘萬騎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

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告詔比能女婿鬱築鞬部舍爲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濠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爲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校討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至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陁北并州刺史畢軌遣將軍蘇尚董弼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尚

等會戰於樓煩臨陣害尚弼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歆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遙遠初不爲邊患然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太祖皆表寵以爲王歆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爲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爲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爲王代攝其衆

書稱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由軌所及未

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夏商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肅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此。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護以撫領之。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寘、康居、烏孫、踈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而公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為其絕域，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斷東夷，不得通於諸夏。及景初中，大興師，旅誅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謚然，東夷屈服。其後高句

麗皆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逐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小大匪別，各有名號，可得詳紀。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國，矢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撰次其國列，其同異以接前史之所未備焉。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性。

疆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
加牛加豬加狗加犬使犬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
名下戶皆為奴僕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
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
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
名曰迎鼓於是時新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白
布大袂袍袴履革鞞出國則尚繒繡錦罽大人加
狐狸枕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帽譯人傳辭皆跪
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為奴
婢竊盜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妬皆殺之尤增妬

魏志

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
與之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牲出名馬
赤玉貂狔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為兵
家家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作城柵
皆員有似牢獄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通日聲不
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為
凶合者為吉有敵謂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
其死夏月皆用米糞人徇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棺
無槨魏略曰其俗傳述以五月以父為祭其祭亡者有熟
喪主不欲速而他人殯之常諷引以此為節其居喪男
女皆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夫夫餘本屬玄菟漢末公孫

大體與中國相仿也

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
麗鮮卑疆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尉仇台死
簡位居立無適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共立麻余
牛加兄子名位居為大使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
使謂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母立儉討句麗遣玄
菟太守王頌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季父牛
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簿歛送官
舊矣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
或言當殺麻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為王漢時夫
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

萬曆十年刊

魏志三

十二

五百八十五羅六

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珪
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為寶者曰老言先代之所賜也

曰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其印文言滅王之印國有故城名

滅城蓋本滅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

有似也魏略曰舊志入言昔北方有橐離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殫殺之婢云有氣如

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者以

喙嚙之徒置馬閑馬以氣嚙之不死王疑以為天

子也乃令其母牧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

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

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度魚鼈乃

躍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也

高句麗傳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滅貊東與沃

沮北與夫餘接都於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以為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宮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主簿優台丞使者阜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為夫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洎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洎奴部為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

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今王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諸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為幘溝淒淒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洎奴部本國主今雖不為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雛之號諸太加亦自置使者阜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向王家使者阜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

糧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
群聚相就歌戲無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為
枵京其人潔清自喜善歲釀跪拜申一脚與大餘
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
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著幘
如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
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還於國東上祭
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
沒入妻子為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
小屋於大屋後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
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
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
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葬金銀財
幣盡於送死積石為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
國人有力習戰鬪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
貂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
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為小水貂
出好弓所謂貂弓是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
胡不欲行疆迫遣之皆亡出塞為寇盜遼西大尹
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麗侯駒嚴

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於駒且宜安慰今猥被
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
侯駒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
下更名高句麗為下句麗當此時為侯國漢光武
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薊安之
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蔡風
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為二郡害與師伐之宮詐降
請和二郡不進宮為遣軍攻玄菟焚燒候城入遼
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風輕將吏士追討之
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栢之間復犯遼東寇新
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今略得樂浪
太守妻之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
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嘉平中伯固乞屬玄
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犬加優居主薄然
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
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國人使共立伊夷模為
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
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為
兄而不得立與宥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
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

國今日所在是也拔竒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
今古雖加駁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遼
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滿灌奴部生子名位宮
伊夷模死立以為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名宮
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
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
為位似其祖故名之為位宮位宮有力勇便鞍馬善
獵射景物二年太尉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公遣
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其
五年為幽州刺史毋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嘉靖己未年

魏志三十

十六監生盛世舉刊

東沃沮傳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
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
濊貊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
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
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
孫右渠分其地為四郡以沃沮城為玄菟郡後為
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
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領之東
分治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

沮亦皆為縣漢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
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為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
皆為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滅侯至今猶置
功曹主簿諸曹皆減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
自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
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為使者使相主
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賦貂布魚鹽海中食物十
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為婢妾遇之如奴僕
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直
疆勇少牛馬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

似句麗

魏略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婿家
迎之長養以為婦至成人更還女家女家責錢

錢畢乃復還婿

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

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
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為數又有瓦鏝
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毋丘儉討句麗句麗
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
首虜三千餘級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婁
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
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巖深冗
中為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頊

別遣追討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
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
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
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
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
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
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
東大海中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
未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

嘉靖己未年

魏志三十

十八監主盛世自皇朝

語不與夫餘句麗同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
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
家深九梯以多為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
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御風
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不
潔作溷在中央人圍其表居其弓長四尺力如弩
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
善射射人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
今所謂挹責貂是也自漢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
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衆雖

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為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淮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魁結夷服復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為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無太君長自漢已來其官有侯邑

嘉靖己未年

魏志三十

十九 監生盛世臯刊

君三老統圭下戶其耆老舊自謂與句麗同種其人性愿慤少嗜欲有廉恥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為飾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為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為侯今不耐濊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蠶桑作絲帛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為寶常用十月節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

之為舞天又祭虎以為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
責生口牛馬名之為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
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
地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
時獻之臣松之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下正
樹下行故謂之果下見博物志魏都賦
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
屬句麗與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
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
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過之如民
韓在帶方之南東已以海為限南與倭接方可四

魏志卷二十一

魏志卷二十一

二十一

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
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
作綿布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為臣智其次為邑借
散在山海間無城郭有爰襄國牟水國桑外國小
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漬沽國伯濟國
遠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証者國古離國怒藍國月
支國咨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
國占離卑國臣婁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
卑離國古蒲國利鞠國冉路國兒林國駟盧國
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曰斯烏旦國

一商國不彌國支半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

國臣蘇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

如來卑離國楚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

國不斯濱邪國爰池國乾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

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辰王治

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邪跋支濱

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庶之號其官有魏率善邑

君歸義侯中郎將都尉伯長侯淮既僭號稱王為

燕亡人衛滿所攻奪魏略曰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

亦自稱為王欲興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

使禮西說燕燕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

其西方取施二千餘里至滿番汗為界朝鮮遂弱及秦并天

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嚴之略服屬

秦不肯朝會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

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縮為

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澳水及縮反人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為

胡服東度澳水諸準降說準東居西界故中國亡命為朝鮮

藩屏準信寵之拜以拜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

亡黨衆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

攻準準與滿將其左右官人走八海居韓地自號韓

王魏略曰其子友親留在國者因冒姓其後絕滅今韓人

猶有奉其祭祀者漢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魏畧

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鄉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國時民

隨出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至王莽地皇

時庶斯鑿為辰韓右渠帥聞樂浪上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

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

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為韓所擊得

皆斷髮為奴積三年矣鑿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

魏志三十

二二

胡一鳳六真

從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作軍尚得戶人其五百人
人已死鐵時曉謂辰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若樂浪常遣兵
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辰韓
賜冠情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時辰韓復除桓靈

之末韓滅疆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
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為帶方郡遣公孫
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與兵伐韓歲舊民稍出是後
倭韓遂屬帶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
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
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
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

樂浪

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
譯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太
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
滅韓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
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竹草屋土室形如冢
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墓有
棺無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嬰珠為財
寶或以綴衣為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
為珍其人性強勇魁頭露紒如吳兵衣布袍足履
革蹻蹋其國中有所為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

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文許木鋪之通
日囀呼作力不以為痛既以勸作且以為健常以
五月下種訖必鬼神群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
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
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
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
為蘇塗立大木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
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
善惡有異其地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
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
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雞其尾皆長五尺餘
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
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
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勢
乘船往來市買中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博世自言古之亡人避
秦後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
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
為行觴相呼皆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
也名樂浪人為阿殘東方人名我為阿謂樂浪人

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為於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國

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澌次有殺奚次有邑借有已祗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厚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軍彌風弁辰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由國

嘉靖十年補刊 魏三三二

二四一

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惣四五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為王魏畧曰明其為流移之人

故為馬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魏畧曰其國作屋橫木為之有似牢獄也國出鐵韓澌

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兒生使以石厭其頭欲其禰今辰韓人皆禰頭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

行者相逢皆住讓路

弁辰傳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
言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其
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主其人形皆大衣服
絮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倭人傳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爲國邑舊百餘
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
循海岸水行歷韓國卽南不東不到其北岸狗邪韓

高麗百二十一年刊

魏志三

並

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大官
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主
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
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
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方
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
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
盧國有四千餘戶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
人好捕魚鮓水無深淺皆沈以取之東南陸行五
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

千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
東南至奴國百里官曰巴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
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
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
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一國女王之
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
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止鞆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
以北其戶數道里可略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
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
郡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

魏志卷之三十一

魏志三十一

六十一

次有姐奴國次有對益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
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為吾國次有
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推
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
國男子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
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
中國皆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
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
水禽後稍以為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
有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水治之東其風俗不濡男子皆露髮

木絲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絲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菓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七

頭不去蟻蠹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爲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謂其持衰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柗杼豫樟椽檉投檀烏號楓香其竹篠簞桃支有薑橘椒蘘荷不知以爲滋味有獼猿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爲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坼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别人性嗜酒魏略曰其俗不知正歲四時但記春耕秋收爲年紀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八皆四五婦

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妬忌不盜竊少評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親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爲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

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當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糧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女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

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
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
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
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
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
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綬撫種人
勉為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
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
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臣
之以為地應為第漢文帝若皂衣謂之絳
是也此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誤也
嘉靖九年重刊
魏志三十一
九

十張舊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蒼汝所獻真直又
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刻五匹白絹五
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鈿丹各
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遠到錄受悉可以
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
正始元年太守王
建中校尉梯雋等奉詔書
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
賜金帛錦罽刀鏡
采物倭王因使上表荅謝詔恩其四年倭王復遣
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
青縑縣衣帛布丹木狗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

善中郎將即綬其交年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郡
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頎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
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
郡說相攻擊狀遺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黃
幢拜假難外米為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
徑百餘步徇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
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
與年十二為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與壹
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
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二十人貢白珠五千

魏略卷三十一

三十一

孔青大句珠二枚與文雜錦二千匹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
遂衰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

事豈常也哉

魏略曰四夷傳曰氏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其種人分羸山谷間

或在福祿或在沂龍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或號蚺氏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具眼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蓋雅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封拜近六建安中興國氏王阿貴白項氏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平十六年從馬超為亂超破之後問貴為夏侯淵所攻滅千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水南安界今之廣平魏郡所守是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衽露其緣飾之則有似羌任露有似中國袍皆編髮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則自氏語其嫁娶有似於羌此

蓋乃昔所謂西戎在於衛冥源道者也今雖都統於郡國然
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又故武郡地陰平街左右亦有剪
餘落賢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賢始建武時匈奴衰分
去其奴婢亡居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
水草抄盜涼州郡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
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頗有羌雜處由本亡奴婢故也當漢
魏之際其大人有檀石死後其枝大人南近在廣魏今居界
有秀現來數反為涼州所殺今有劭提或降來或遁去常為
西州道路患也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塔克西至葱嶺數
千里有月氏餘種葱嶺羌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
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各有種類身身六月生南
與白馬羌鄰西域諸國漢初開其道時有二十六後分為五
十餘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於今有二十六道從燉煌西門關
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姑羌轉西越
葱嶺經懸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樓蘭
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
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積石坑辟三
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成已夜討所治焉昌轉西
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略
說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絕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

魏志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我廬國扞彌國渠勒國皮亢國皆并屬於賓芻賓國大夏國
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
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肩頭耶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黃
髮青如青絲乳青毛如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
母左脅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
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
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
蒲塞桑門伯聞疏問曰疏問比並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
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
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九不能詳載故畧之如
此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油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
里其地旱澤暑熱其王治沙高城有別城數十人怯弱月
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南西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
八尺乘象羣驢以戰今月氏役稅之盤越國一名漢越王在
天竺東南數千里蓋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
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中道西行尉染國危須國
一王國皆并屬焉者清墨國温宿國尉頭國皆并屬龜茲也
中國莎車國竭石國渠沙國而夜國依耐國滿犁國億老
四榆令國捐毒國休脩國琴國皆并屬疏勒自是以西大宛
又息條支烏弋烏弋一名排持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

損前世謬以為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為
疆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為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為弱水
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為從條支西行二
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大秦國一號犁勒
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
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
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從國下
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
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却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
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
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國有小城邑
合四百餘東西南北數千里其王治濱側河海以石為城郭
其土地有松栢槐梓竹葦楊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
有馬騾驢駱駝桑蚕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
九巧妙其國無常主國中有一異輒更立賢人以為王而生
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
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
得過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為重屋旌旗鑿鼓白蓋
小車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皆為十
里二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為害行道不

嘉靖十年續刊

今魏志三十

三十一

羣則不得過其國置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有
官曹文書王有五宮一宮間相去十里其王平旦之一宮聽
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周至三十六將每議事
一將不至則不議也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有白
言者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省為決理以水晶作宮柱及器
物作弓矢其別枝封小國曰黑散王曰驢分王曰且蘭王曰
賢督王曰泥復王曰于羅王其餘小王國甚多不能一一詳
之也國出細絺作金銀錢金錢一當銀錢十有織成細布言
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用羊毛
也亦用木皮或野繭絲作織作氍毹罷毼蜀帳之屬皆好其
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綉綾
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市於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
到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一曰赤二曰黃四曰白
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
石即其類陽嘉三年時跡勒王臣繁獻海西青石金帶各一
又今西域舊圖云罽賓條支諸國出琦石即次玉石也大秦
多金銀銅鐵鉛錫神龜白馬朱鬃駃騠犀羴瑁玄熊赤螭辟
毒鼠大貝車渠瑪瑙南金翠爵羽翮象可符采玉明月珠夜
光珠負白珠虎珀珊瑚亦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瀝

金黃縹留黃十種黼黻一五色氍毹五色九色首下氍毹金縷縹雜色綾金塗布緋持布發陸布緋持渠布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伐布溫宿布五色桃布絳地金織帳五色上帳一微木二蘇合狄提迷迷兜納日附子薰陸鬱金芸膠薰草木十二種香大秦道既後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戶數不能備詳也自慈領西此國最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其屬大者矣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驪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諸大秦都不知里數驪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驪分城而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一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其治思陶國直南渡河乃宣西行之且蘭三百里道出河南乃西行經且蘭復直西行之泥復國六百里南道會泥復乃西南之罽賓國且蘭泥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且蘭泥復斯宿阿蠻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東東各有一山皆南北行賢督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泥復六百里泥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於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也於羅屬大秦其治在泥復東北渡河後於羅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斯羅國屬安息與大秦接也大秦西

魏志三十

三十三

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流沙流沙西之極矣比勒道而行東至且彌國西有黑水所傳聞陸國蒲陸國烏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王治於賴城魏賜其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居北又有柳國又有康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名駱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屬康居今不屬也呼得國在葱嶺北烏孫而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貂豎昆國在康居西北勝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合好馬丁令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毘子青毘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六國五千里而南去康居界二千里而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白而孫而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衣國有屈卑國有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黎國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北此烏孫之西丁令也烏孫長羌言北丁令有馬脛國其人音聲似馬而從膝以上身頭入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亦馬其為人勇健敢戰也短人國在

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
長老傳聞常有肉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魚豢議曰谷
以為菅珥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知四時之氣是
何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今汎覽外夷大秦諸
國猶尚曠若發蒙矣泥夫鄒衍之所推出大易六玄之所測
度乎徒限處牛蹄之落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迅游
載腰裹以遐觀似勞眺乎
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一 魏書 國志三十

高麗一左補升 魏志三十一 三四

右修職郎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 兼監鏤板

左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氏校正

